红色之旅

触摸历史，追溯精神血脉

云蒙山丰碑

■王法艇

云蒙山处在密云西部，长城纵贯山脊，白河自其东麓流过。这里山高林密，偶有山风掠过，蓊郁草木间积蓄的力量就蓬勃开来，青天之下的山脊仿佛也随之奔腾起来。远处的密云水库氤氲茫茫水雾，山水起舞，大地阔博厚重，浩大得令人瞠目赞叹。傍晚时分，云蒙山陷入一片沉寂，像惦念着遥远的人和故事。浓烈的晚霞和暮霭糅合在一起，泼洒在张家坟的屋脊树巅，清晰致密的村落便透着只有古诗上才有的色彩。

初夏时节，我在当地友人的陪同下造访密云区石城镇张家坟。山间的野花已经开得烂漫，白的、紫的、黄的，星星点点地缀在绿毯上。村口立着一块石碑，上书“邓玉芬广场”。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高5米的雕像，花岗岩材质，基座为山石，英雄母亲邓玉芬伫立在山岩上，左手握布鞋，右臂挎针线筐，眺望着远方……

80年前的硝烟早已散尽，但山风里似乎还飘着当年的气息。邓玉芬，这位普通的农家妇女，在民族危亡之际，将自己的丈夫和5个儿子一个个送上战场。她站在村口的那条土路上，望着他们渐远的背影。山风卷起她的衣角，雨水打湿她的头发，风雨也残忍地带走了她的至亲。

1933年5月，日军侵占密云，家住张家坟的邓玉芬一家被迫迁至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。在抗日战争异常艰苦的情况下，我党在密云地区领导的边区政府，专门组织了识字班，加强抗日救国方面的教育内容。村民们逐渐认识到：只有跟着共产党，拿起枪杆子抗日，才能有活路。

随着抗战的深入，1940年4月，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0团进入密云西部山区开辟丰（宁）滦（平）密（云）抗日根据地。邓玉芬一遍遍地聆听八路军宣讲抗日道理，深受触动，越听心里越亮堂。7月，丰滦密第一支游击队——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了。邓玉芬送长子任永全、次子任永水加入白河游击队。不久后，她又将三子任永兴送入队伍。从此，邓玉芬的心就和八路军、游击队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在家中，邓玉芬全力支持抗战：种粮制衣、照料伤员，她的家成为八路军的“温暖驿站”。1941年秋，日军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“扫荡”，实行残酷的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和“部落化”政策，疯狂制造“无人区”。邓玉芬带领乡亲们誓死不进“部落”，躲进深山坚持斗争。在她的动员下，丈夫任宗武与四子、五子先后加入抗日自卫军，保家卫国。

这之后，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：1942年春，部队遭日军偷袭，丈夫和五子任永安同时遇害，四子任永合被捕；同年秋，长子任永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；次年夏天，四子任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中；秋天到来时，二子任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，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而去世。接连的丧亲之痛并未击垮邓玉芬，她在承受巨大痛苦的同时，继续种粮、制衣、照顾和转移伤员。

她像云蒙山上的岩石，在沉默中承受风雨剥蚀。1944年春天，日军搜山时，为保护隐蔽的乡亲，她不得已用棉絮堵住正处在饥饿中的幼子小七的嘴巴，导致其窒息身亡。这位母亲强忍悲痛，咬牙坚持到抗战胜利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邓玉芬将仅存的六子任永恩送入县支队。1948年，任永恩在解放密云的战斗中牺牲。

“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，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，母亲送儿打日寇，妻子送郎上战场，男女老少齐动员。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，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，他们全部战死沙场。”2014年7月7日，习主席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，高度赞扬了邓玉芬的英雄事迹。

日暮山霭，晚霞把云蒙山染成金色。村头的操场上，有少年飞腾踊跃的运动身影，像奔宕前进的青冈林；河滩尽头，有老人在种菜栽苗，间或有鸟儿在头顶飞过，并伴有悦耳鸣声，一漾一漾回荡在山林间。

80多年的光阴，足以让鲜血浸润的土地重新长出庄稼，让弹痕累累的墙壁爬满青藤。战争的硝烟散尽，但记忆不应随风而逝。邓玉芬和千千万万像她一样的普通人，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情怀。他们或许文化程度不高，却知道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

离开时，我和好友各采了束山花放在邓玉芬雕像前。花很普通，但开得热烈，就像邓玉芬平凡而伟大的一生。夕阳的余晖为雕像镀上一层金边，“英雄母亲邓玉芬”7个字在光影中熠熠生辉。

山风渐起，漫山的榛树和松树酝酿着低沉的涛声，像是在赞颂这里的英雄和传奇故事。这个故事关乎一个普通的中国母亲，关乎一个不屈的民族，关乎一段壮怀激烈的革命史诗。

新四军反“扫荡”（油画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） 周 末作

准星所向

■李少白

记得在新兵连第一次实弹射击前，指导员对列队的战士们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干事业要想成功，就该像射击一样：先要把准星对准靶心，选准人生目标；然后要像出膛的子弹那样，无论目标多远多难，都要有直面困难的勇气，一往无前地击穿它！”

队列中的张尚豪将这句话铭记在心。10年军旅生涯中，他曾在军事比武场屡遭挫折，在训练考核中几度失利，但心底里那枚准星始终坚定地瞄准靶心。

一

朔风卷过空旷的靶场，刚下连的张尚豪受命保障连队狙击训练。

训练结束后，还剩下5发狙击步枪弹，连长见张尚豪一直跃跃欲试，就将子弹给了他。年轻的张尚豪接过沉甸甸的狙击枪，卧倒、据枪，眼前的世界在瞄准镜里骤然收缩，只剩下准星和靶纸。

5声干脆利落的枪响，张尚豪竟然打了满环。

“好小子！有潜质，天生就是当狙击手的料！”连长惊喜不已。

就在这一刻，一个炽热的梦想——成为一名“枪王”，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。

可当他终于有机会走上陆军“百名枪王”集训比武的赛场时，却因一发子弹脱靶而被淘汰。面对失利，张尚豪没有沉溺于懊悔之中，而是以军人特有的坚韧迅速调整状态投入新的训练，为即将到来的国际军事比赛选拔积蓄力量。这一次，张尚豪拼尽全力，心中燃烧着对那4个出国参赛名额的渴望。

考核结束了，他的目光在榜单上快速扫过。当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五名的位置时，张尚豪拼命地咬紧嘴唇，但泪水还是模糊了眼睛。

总教练拍着他的肩膀劝慰道：“你的技术顶尖，但临场应变和心理调控能力还有欠缺。为国争光，我们需要万无一失。”

张尚豪拿起相机，作为保障人员，跟随队伍登上出国的飞机，用快门记录着战友的荣光。那份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荣耀，成为他最难以释怀的记忆。

时光飞逝，营区光荣榜上的功臣换了一批又一批。那些名字中，有曾经与他一同摸爬滚打的集训队战友，也有他亲手带出来的、亲切称呼他“班长”的徒弟。然而，唯有他自己仍在原地踏步。夜深人静之时，那些错失的机会、擦肩而过的荣耀，像一根生锈的铁钉，仍在往他心里钻。

二

张尚豪病倒了，在床上一连躺了4天。那天，营里召开军人大会，他没有参加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门被推开，一名新兵激动地摇醒他说：“班长，你猜营长在会上说了什么？”张尚豪没有吭声。新兵凑近床边说：“营长说了，你是他心中‘最优秀的狙击手’！当着全营的面说的！”

“最优秀的狙击手？”张尚豪一下从床上坐起来，“真的？营长真这么说的？”

“全营都听见了，侯营长亲口说的！”其他战友纷纷点头。

侯营长——党的二十大代表，陆军首届“四有”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，国际赛场上扬我国威的传奇人物……他不仅是张尚豪心中的偶像，更是全营官兵的标杆。

能得到侯营长的认可，一股炙热的暖流瞬间驱散了张尚豪心头积压的失落。

不久后，全营军人大会又一次召开。营长目光灼灼地盯着张尚豪，用洪亮的声音说道：“咱们营的张尚豪——”他特意停顿了一下，“是我认可的最优秀的狙击手！”

这一次是亲耳所闻，是在全营官兵的见证下，由标兵营长亲口宣告的认可！

张尚豪突然意识到，在这条没有掌声的征途中，一直有人默默关注着自己。

“再坚持坚持！”营长的声音继续传来，“接受你改变不了的，做好你自己该做的！”

张尚豪在心中反复咀嚼着这两句话，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感，如同温润的泉水，缓缓涤荡了心中的坚冰。

三

“全军‘枪王’挑战赛报名表，填不填？”连长递来表格。张尚豪没有犹豫，在姓名栏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高温环境锤炼定力，大风天气强化精度，负重行军提升耐力。张尚豪为自己制订了严苛的训练方案：从鸡蛋壳、弹壳到钢钉靶标，逐级提升射击难度；在复杂地形和极端天气条件下，反复锤炼战术动作。几个月下来，他肘部的皮肤历经数不清的破皮结痂，竟形成了一层硬如皮革的“铠甲”。

经过层层选拔，张尚豪最终以优异成绩突破重围，与全军60余名顶尖狙击手同台竞技。他十分清楚，在这高手云集的巅峰对决中，全部命中目标还不够，必须在稳定与速度之间，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。

决赛开始，张尚豪选择了出枪速度最快，同时也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臂托式据枪。卧倒后，他将枪托抵住肩窝，没有沙袋支撑，仅仅依靠脚架和手臂力量据枪瞄准。抬枪的刹那，他的呼吸已调整到最合适的频率，目标已在准星中锁定。

4声干脆利落的枪声响起，枪口焰光一闪而逝，4个目标应声碎裂。

“35秒！”张尚豪以领先第二名整整28秒的绝对优势夺冠。

沉甸甸的奖杯入手，张尚豪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。多年的刻苦训练和付出终于在这一刻，凝结为耀眼的勋章。

四

载誉归来，张尚豪受到全旅官兵列队迎接，侯营长高大挺拔的身影在迷彩方阵中格外引人注目。张尚豪快步迎上前，胸中翻涌着万千话语，却一时哽咽难言。他挺直身板，向营长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。

营长抬手回礼，目光在张尚豪激动的脸上悄然扫过。喜怒不形于色的营长，心中已有新的考量。

几天后，全营射击训练间隙，营长突然来到队伍前。

“光在固定位置打靶算什么本事？”营长大喝一声，“‘枪王’张尚豪！”

“到！”张尚豪条件反射般立正。

“敢不敢和我比这个课目？”营长一挥手，一辆猛士突击车驶来，前方立起5个钢板胸环靶。两支列装不久的狙击步枪，分别交到了两人手中。

营长利落地检查枪支：“规则简单——坐车顶上，车辆前出，中途不停，5发子弹，自选击发时机；车停退弹，击落靶多者胜。”

“明白，营长！”张尚豪大步上前，接过枪支进行校正，接着纵身跃上突击车，在空间有限的车顶上迅速寻找支点。喇叭响起，突击车猛地蹿出。

尘土飞扬，靶标在摇晃中变得模糊。张尚豪以枪托抵住肩窝，右眼锁定瞄准镜。

远处，一个钢板靶应声掉落，清脆的“铛”声遥遥传来！

突击车一个急刹，停在终点。5发5中！

这可是从未训练过的课目。战友们瞪大双眼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。

车辆返回，场地恢复。营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他一步跨上突击车顶，据枪、击发，同样也是5发5中。

“知道今天为什么和你比试新课目吗？”营长问。

“战场上，不会给我们准备平稳的射击台。准星所向，就是战士的使命！”张尚豪的声音掷地有声。

一时间，一股炽烈的火焰在每一名官兵胸腔中升腾。那炽焰驱散了迷茫，淬炼出他们心中永恒的赤诚。

鸽 子

■胡世宗

有一只鸽子在徐徐地滑翔
张开了它那雪白的翅膀
迎着早晨灿烂的阳光
轻轻地掠过我们哨塔的小窗

我爱听鸽子“咕咕”地歌唱
我爱看鸽子自由地飞翔
鸽子在国境线上飞来飞去
我们在高高哨楼上为祖国站岗

人们都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
只有战士才知道它的分量
我们只需轻轻挥手
鸽子就落在我们的肩上

寻找高原的夏天

■冯彦宁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“六月昆仑雪，无花只有寒”。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，祖国内地的夏日已然降临，而驻守喀喇昆仑之巅的官兵依旧与冰雪为伴。

正午时分，阳光房里暖意流淌，然而放眼望去，雪域高原不见半分绿意。教导员蒋庆斌望着苍茫的雪原，心中萌生出一个温暖的念头——在营区开展“寻找高原夏天”的活动。

训练间隙，战士们分头寻找“夏天”的足迹。有人在山脚碎石堆里拔了几株泛绿的野草，有人用铁锹轻轻撬起河滩边未发芽的红柳枝条，有人沿冰封河谷收集形态各异的鹅卵石……回到营区，战士们将枯枝精巧修剪，涂上绿漆，配以鹅卵石与野草，制成一盆盆“青松”盆栽；移栽的红柳枝经过悉心培土、施肥、浇水，挺拔的身姿显得格外精神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阳光房里移植的红柳，以及战士们在花盆里栽种的大蒜头、土豆块，都偷偷冒出了嫩芽。一次体能训练结束后，战士们在回营途中，突然惊讶地发现苍凉的砾石滩上竟开放着几朵野花。他们立即俯身凑近观察，并轻嗅这难得的自然馈赠。野花的茎叶纤细脆弱，若不是紫色花瓣与周遭环境形成鲜明对比，几乎让人难以察觉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感到找到了高原的夏天。

战士们选取了一朵野花移栽到铁皮罐头盒中，将其小心翼翼地带回营区，放置在宿舍窗台。头两天，野花茎叶下垂，显得无精打采。第三天清晨，战士们发现花茎已逐渐挺直，叶片舒展，正沐浴着从玻璃窗透过的阳光。

小花的到来，让班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一天，我目睹了极为浪漫的一幕：一名班长与女友视频通话时，说要给她一个惊喜。镜头转换的刹那，他将种着小花的罐头盒顶在头上，女友瞬间笑靥如花。这时，这名班长告诉他的心上人：“我把这朵花当成你，好好呵护它，就如呵护你……”难得听见老兵说出这样的情话，我想视频那端，姑娘的心都要化了。

这里没有江南的烟雨空蒙，没有瓜果的沁脾芬芳，也没有窗外的蝉鸣阵阵，可驻扎在喀喇昆仑之巅的战友们都格外喜欢高原的夏天。就是这样一群可爱的人，默默坚守在祖国的边防线上，以清澈的爱驱散荒芜，守护安宁。

驻训纪事

■刘欣雨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夏日午后，旱田山的红色山体被烈日炙烤得滚烫。

当下四野空旷，找不到一丝遮蔽物，只生长着低矮的枯黄色灌木。我与战友们穿梭在驻训场庞大的山系间，持续拉升的坡度加上近30公斤的负重，令我感到脚下似有千斤重，每走一步都累得气喘吁吁。

攀爬不到半个钟头，钢盔里的发丝相互粘连，汗像虫子一样在脸上爬。我本想腾出手擦拭，却因无法松开紧握的背囊肩带，只能任其流经鼻尖，滴落在脚下干涸的土地上。

算起来，部队抵达驻训场已一月有余。清晨，当嘹亮的军号响起，女兵们简单洗漱、打完背囊后，便一路小跑赶去集合。刚迈出门帘，便见朝阳在东面山顶悄悄露头，沉寂一晚的群山被骤然唤醒，7点半的驻训场一片大亮。

吃过早饭，我们开始了第一个训练课目——修筑工事。面对沙砾荒地，我们使出浑身解数，可一锹下去，也只能翻起几星土屑。相比起来，搭设指挥帐篷就轻松多了，两组人马排兵布阵、相互比拼。“快点”“撑杆”“赶紧搭伪装网”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响彻山谷。

热浪来袭，黄沙飞扬，大家却毫不在意，仍在争分夺秒地战斗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休憩间隙，我和战友们喜欢坐在伪装网的荫凉下谈天说地。尽管口渴难耐，但一想到还有半日的训练，我们都默契地抱着水壶小口啜饮。偶尔山风吹来，伪装网哗啦啦作响，就像蹁跹起舞的蝴蝶。不经意看向天空，白云被伪装网分割成无数碎片，停留片刻又飘向远方，留下一片纯净的湛蓝。

旱田山并非只有热情的一面，要是赶上她心情郁结，丁零咣当大哭一场也是常态。雨点如豆子般把帐篷砸得哐哐作响，可不到两分钟又骤然停止。刚刚被雨水润湿的地表很快恢复干燥，只泛起一圈圈卷曲打旋的地皮。

那些日子，训练往往持续到深夜。夜空清亮，山色乌黑。一个半圆的月亮斜在天边，平滑的山脊线弯弯曲曲延伸向远方。隐约可见数道身影沿着山脊移动——那是完成通信光缆架设任务的战士们正背负装备返营，渐渐融于夜色之中。

在驻训场停留的最后一夜，我走出帐篷。天上一丝云也没有，只有黄澄澄的一轮圆月静卧在高高的山脊上，美得令人心动。远山、驻训场和帐篷都好似笼上一层薄纱，沉浸在溶溶的月光里。战士们踏着月色站岗，搂着月光入睡，旱田山的月亮就这样长长久久地映在每个人的心底。

长征 第6502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